

可以说一个你隐藏最深的秘密吗？

我和老公结婚好几年，一儿一女，看起来无比美满。

但每晚他都会逃回他的房间。

原因很简单，生孩子的两个小蝌蚪，是我借的。

--

我战战兢兢地爬上床。

医生把 B 超探头收了回来，「排卵了，今天安排一次同房吧。」

我顿时感到一阵轻松，今天的妇科检查终于结束了。

穿裤子的时候，我忍不住在心里暗暗责怪徐越，都怪是他的问题。我穿好裤子离开诊室，刚到门口就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。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同一个办公室的同事左菲。她颇有深意地上下打量着我，目光聚焦在我的小腹上，兴高采烈地问出了我最害怕的那个问题：「太好了，你终于怀上了？」

「没有」，我小声说道，逃也似的离开了医院。

左菲和我婆婆家住同一个小区，早就是一儿一女的妈妈了。在单位，她动不动秀恩爱，说她的夫妻感情如何好，两个孩子都是「意外」怀上的。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是：「你们不知道我家老大来得有多急，当年我太显怀了，都来不及拍婚纱照。老二呢，还没等我缓过神来，一不小心又来了。所以啊，我就是只有孕肚照、全家福但没有婚纱照的奇葩女人。」她的办公桌上，摆着一个水晶照片摆台，里面是他们一家四口的照片。人来人往的，不可避免都要看两眼。

今天在妇科诊室门口遇到，不知道她见到我婆婆又会说些什么。

我看了一下时间，快到饭点了。我索性打包了两碗牛肉粉回家，交代店员：「其中一碗不要放香菜。」

徐越在家。他充满期待地看着我，「医生怎么说？」

我把医生的话照说了一遍。

徐越说：「那么我们，遵医嘱？」

我拆开牛肉粉的盖子，竟然两碗都放了香菜。我暗骂一声，一根一根地把香菜挑出来。

我讨厌香菜的味道。

到了晚上，徐越抱着我，我认真回应。但如往常一样——

今天又失败了。

看着已经瘫在床上的他，我的心里一片荒凉。

我们快速清理战场，徐越很沮丧，深深地喘了一口气，在我旁边躺下。我安慰道：「其实只要有一颗子弹能成功，我们就还有希望。」

徐越拍拍我的头：「是的，睡觉吧。」

其实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这话，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跟徐越的夫妻生活，实在是太悔恨了。

徐越是我的第四个男友。之前的三个男朋友但凡跟我待在一个房间，我都没让他们得逞。恋爱的时候，徐越也会忍不住暗示我，可是他马上会挪开他的身体向我道歉，说一切还是留到婚后比较好。

当时，我觉得他是我见过的最绅士的男人。这是我选择跟他结婚的一个重要原因，而现在想起来，真是天大的讽刺。

2.

周末，我跟着徐越去他父母家吃饭。吃完饭，我去洗碗，婆婆在旁边做着家务，随口说道：「左菲说她在医院妇科门口看到你了。」

我知道婆婆的潜台词，是想问我有没有怀上。最近这几年，她但凡跟我对话，话题都在怀孕上打转。我怎么能告诉她，你儿子根本坚持不了一首歌的前奏，我怎么可能怀上。但是我还想维护徐越，于是我说：「妈，我们努力着呢。」

婆婆语气里不太高兴：「你们也努力了够久的了，这事儿需要这么努力么？」

「你儿子天赋不佳，还真需要好好努力」，我很想把这句话甩到她的脸上，但我想了想，忍住了。

婆婆嘴里嘟囔着：「你跟左菲同时结婚，她二胎都生完了，而你这怀孕的事，遥遥无期，也不知道哪年我才能抱上孙子。」

我没有接话，默默地把碗筷收拾进消毒柜。

我们回到家，徐越躺在我的旁边，很快便睡着了。我看着他平静的睡脸，心里默默感叹，原来以前在网上看的段子居然是真的，一男一女结婚了真的可以做到，当 Ta 躺在你的身边，你完全可以不费力气地做到心如止水，把 Ta 当成你最亲的兄弟。

夜深了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婆婆的话回荡在我耳边，「当年你大学毕业，我和徐越爸费了老大的劲，用了我们几十年积攒下来的人情，才给你安排上现在的工作，目的就是希望你能够轻松，快点怀孕生孩子，结果这一晃四年都过去了，还是一点变化都没有，唉.....」

想起婆婆的叹气，让我心里堵得慌。我忽然觉得自己极需要一杯奶茶来安慰身心，于是我起身，坐在饭厅明晃晃的灯光下叫外卖。奶茶很快就送到了，我掰开盖子上的开口处，撕开吸管的外包装。拆开来我才发现吸管是纸质的，我没来由地一阵烦躁，顺手就把吸管扔垃圾桶了。

我曾在网上看到过一句话：「奶茶店的纸吸管特别反人类，插不进，不好吸，中途还会软掉——就像……」我叹了一口气，直接把盖子揭开喝干了奶茶。

我辗转反侧了一晚上，在快天亮时拿起手机，打开某音乐app，点开里面一个叫作「莎士比亚」的头像，发了一封私信：「我想你了。」

天一亮，我果然就收到了回复：「薇奥拉，我也想你。」薇奥拉是电影《莎翁情史》里莎士比亚的恋人，是个有夫之妇。

莎士比亚的真名叫刘亚，我勾搭了几个月的网友。我们是在同一首歌曲下面留言遇上的。那首歌是一首小众的爵士乐，然后很多人留言说想开一家小酒馆，以后就放这首歌。我抖了一个机灵，留言说你们的小酒馆到底什么时候开。刘亚回复我说他就是开小酒馆的，欢迎来玩。

我们就这么搭上话了。在网上聊得挺开心，就加了微信。然后我们惊奇地发现，原来我们都在凯里，这座特别小的城市！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，见了面我才知道，原来他并没有开什么小酒馆，他也在抖机灵。

刘亚看到我的第一眼，我明显感觉他的眼睛亮了一下。

刘亚是我喜欢的类型，肩宽头小大长腿，眼睛是单眼皮，看人时极有神。我看他的第一眼，就感觉似曾相识。走出咖啡馆时，我忽然想起他为什么让我觉得似曾相识了，他不就是左菲桌上水晶摆台照片里的那个男人，她的老公，两个孩子的爸

爸？鬼使神差地，我并没有告诉他我认识左菲。他问我在什么单位，我说自己在小公司上班，不值一提。他相信了。

我承认，我们的音乐口味近似，我对他颇有好感。也许是两个人都起了点小心思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虽然有微信，自见面后，又心照不宣地仍用音乐 app 给对方发信息。其实，每次见面，我们什么都没做，只一次，刘亚悄悄拉起了我的手，我心跳如雷，但很快我们彼此都把手收回了。

在我发了那条「我想你了」之后，我预感，我们的关系即将迎来一个大的飞跃。

3.

刘亚说在凯里下司古镇，沿河边有一家农庄，做的野鸭特别好吃，我们可以去尝尝，还可以顺带在农庄玩玩当作放松。于是周末，我跟徐越说跟几个闺蜜好久没见了，今天聚一聚。徐越问我在哪儿，我迟疑了一下，说就在国贸，逛吃逛吃。为了打消徐越的疑虑，我还让他开车送我到国贸门口。

在国贸晃了二十分钟，自拍若干张后，我从另一个门出去，坐上了刘亚的车。

我当然知道，这次和刘亚去农庄玩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我们去的那家农庄，那天都没有什么年轻人。只有一群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太在亭子里打麻将唱歌跳舞。我们放下心来，手拉手地在农庄里转悠。吃完饭后，转到了河边的一栋小阁楼，原来是一栋民族风的宾馆。刘亚对我说：「吃完饭头有点疼，等会儿我

要开车回去，想去休息一下。你累了一上午了，要不要也去休息一下？」

我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，我决定出来跟他郊游的时候，就预感了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。进了房间，我打开窗户，窗下的清水江，碧绿碧绿的，宛如一条绿色的丝带。刘亚从身后环住我，轻轻在我耳边呼了一口气：「你知道吗？你比我想象的还要漂亮。」

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刘亚突然说：「等一下。」原来他拿出了一件小雨衣。

结束之后，刘亚还检查它有没有漏水。

我暗自觉得好笑，看不出来他那么小心谨慎。

他处理完了之后搂着我说：「流产对女人来说太痛苦了，我不希望你受这种罪。」我心里一暖，主动给了他一吻。

不久我们就回去了，刘亚把我送到离我住的小区两站路的地方让我下车。没办法，凯里真的太小了，在小区门口放我下车的话怕遇到熟人。我反复往路边看了几遍，确定没有熟人才下的车。

越往家的方向走，我心里涌起的内疚就越强烈。进到家，客厅的窗帘拉得死死的，我以为没人。走近才发现，徐越坐在沙发上，脸色铁青：「你今天到底去哪里了？」

我心里有点发虚，解开头上的发带：「国贸啊，逛了一天累死了。」

「真的是国贸？」徐越的声音很严肃。

我「嗯」了一声。

徐越把沙发上的垫子死命地往地上一砸，「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？！」

我保持着镇定，打开相册，翻开早上在国贸的自拍照给他看，还把以前跟闺蜜聚会的照片翻了出来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已经把以前的照片复制了一遍，这样一翻开，就是出现在最新照片的位置。所以在时间显示上，这些照片上的时间显示也在今天。

徐越一张张翻过去，嘴角泛起冷笑：「你做戏做得还行，不过做得还不够足。」

我正想分辩，他打开他的手机相册，给我看了几张截图。我脑袋「轰」的一声，截图里的照片明确显示，从今天早晨 10 点到下午 3 点，我都在凯里下司古镇，下午 1 点到 3 点期间，我都在一家宾馆里。

徐越讥讽道：「我用苹果里自带的『查找』app 查到你的行踪了，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」

我忘了在哪儿看到过，人，永远不愿相信自己的伴侣竟然会背叛自己。只要不是衣衫不整的在床上被撞破奸情，就打死都不

要承认出轨。他的声音大，我的声音要更大。

「你就是心里有鬼，才会把我往歪处想！结婚那么多年，我什么时候享受过其他女人享受到的乐趣。对，我今天确实去古镇逛了一天，但是不是去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，我是心情太郁闷了去散心！我心里面有一团火，你又没办法浇灭！你自己有问题难道你不清楚？我还不是为了维护你那该死的男性尊严吗，才说去国贸转悠，不想说自己心情郁闷必须要看看大自然才能放松。徐越，你真的让我寒心，没想到我连周末出去散散心，你都要把我往最糟糕的那一面想！」说到这，我的泪适时地落了下来。

这一番话把徐越震晕了，他张口结舌：「那.....住宾馆又是怎么回事？」

「逛累了我还不能歇会儿？」我看他面有愧色，又补了几句，「你下次怀疑我，直接跟我微信视频不就好了？何必自己瞎猜呢。」

徐越想了想，走过来抱住我：「对不起，嫣嫣，我确实没有做好。以后你再需要去郊外散心，一定要跟我一起。」

我答应下来，回抱他，终于舒了一口气。这次真有点危险，智能手机时代，要出个轨不被发现太难了，简直难于上青天。

4.

左菲又在办公室秀恩爱了：「结婚纪念日我老公问我想要什么，我说都老夫老妻的了，什么都不要，爱我疼娃就好了。他

竟然给我买了一瓶茉莉蔻玫瑰身体乳，说是看到我手上有点皴裂，让我用身体乳抹手。我抹手用什么身体乳，用护手霜就好了啊，直男的审美和观念真是可怕.....」她边说就边用手按压了一泵身体乳，当作护手霜抹了起来。

玫瑰味道太重，飘过来实在又甜又腻，我觉得她的表演简直令人作呕。

自从那天以后，我发现自己常常想念刘亚，他的情话、他的喘息、他身上的味道.....张爱玲在《色戒》里写：「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。」直到婚后，我才真正明白她这句话的意思。其实，刘亚又在音乐 app 上约过我几次，我特别想赴约，简直想得魂牵梦绕。可是我也有顾虑，我害怕被抓包——主要问题是，去哪儿安全呢？

凯里这座城市实在太小了，熟人关系蜘蛛网似的，大家多少都沾亲带故。也许我刚用名字在市里面的酒店开上房，徐越打电话问几个在某单位工作的熟人，就能知道我在哪家酒店哪间房。抽空去刘亚家就更不可能，他跟我婆婆住同一个小区，万一遇上婆婆，更是说不清楚。更不可能来我和徐越的家，我们小区的摄像头密布，就连楼道里都装了摄像头，我不敢冒这个风险。可是，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，我都在想念刘亚。我在出去与不出去之间摇摆。

还没等我做出决定，婆婆就上门了。她把我单独叫进厨房，把门关死，问我某年某月某日我在古镇下司干什么。我心里在打鼓，莫非那天在农庄看到的打麻将的老头老太里有婆婆？

婆婆说：「我好几个朋友都跟我说了，她们约着去古镇玩，看到一个长得像你的女人跟一个男人拉拉扯扯的。你那天在哪里，到底怎么回事？！」我当然记得婆婆说的那天我发生了什么事，但是我在徐越面前都不承认，在婆婆面前又怎么可能承认。

于是我否认了。

婆婆把我和刘亚手牵手的照片从手机里找了出来，「我一开始也不相信，可人家照片都拍了，别告诉我里面这人不是你！」

我一看，照片其实有点糊，继续嘴硬，「太冤枉了！这人顶多看上去有点像我，怎么能够确定是我，你朋友一定是看错了！」

婆婆冷笑，「我也是这么告诉她们的，因为我还要脸！是，这身形，这动作，都只能说是像你。但是你骗得过别人，骗不过我。照片里女孩头上扎的发带，那配色一看不就是我送你的那条纪梵希发带么。我们这里有几个年轻女孩儿用得着这样的发带？」

我一看，还真能看出是那条纪梵希的发带。我暗暗怪自己，没事干嘛臭美，那天出门不系这条发带会死么？！

唉，现在人人都有手机，连老头老太都能当个兼职的福尔摩斯。

面对铁证，我哑口无言。

婆婆哭了，「越越知道这事儿吗？」

我木然地说：「不知道，我跟他说自己去散心，他信了。」

婆婆嘴里念着，这么多年，他们徐家对我的好；各种难听的指责不绝于耳，什么我没给他们家添个一儿半女，什么我不守妇道。隐隐约约，在婆婆的控诉中，我听到一句，「越越哪里对不起你，你要这样对待他？！」

也许我为徐越守护那秘密太久了，也许因为我太过压抑，结婚几年来，我第一次控制不住自己跟婆婆顶嘴：「因为他不行！不行！不行！」

说完，我泪流满面。

婆婆呆住了，试探地问道：「越越.....那方面有问题？」

我点点头，「准确来说，那么多年，我们一次.....都没有成功过。」趁着婆婆晃神的当儿，我补充了一句：「还有妈，那天，我是去了古镇，可是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因为我不能对不起徐越。」

婆婆听了这话安静了许久。忽地，她一拍大腿：「哎呀，你该早告诉我呀！有病就治，又不是什么大病！」

徐越听到了动静，推门而入，问我们怎么了。

婆婆一脸嗔怪：「多亏了媽媽今天跟我说了实话，我说怎么我总抱不上孙子！你的问题，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治病！明天你们俩都请假，上医院看病去！」

徐越的脸唰地红了。

我陪着徐越进了诊室。对面的男科医生上了年纪，慢悠悠地说：「所以症状是：时间短、不够硬、不到一分钟就不行了？」

徐越脸又红了：「起码有两分钟。」

医生充耳不闻，举起一个手指头，「一分钟，只是夫妻生活不太愉悦，按说也不应该影响怀孕。」

「那怎么办？」

「建议夫妻双方做全面检查。」

「光喝中药不行吗？」

医生冒出了一句广告词，「中西医结合，疗效快。」

我又一次做了妇科检查。也是奇怪，自从去了古镇以后，妇科检查也没有那么疼了。检查结果，我没有任何问题，而徐越，不仅有障碍，而且弱精。

用医生的话说，这种情况下，我自然怀孕的概率太低了，建议试管。

听说试管的过程特别痛苦，我又开始挣扎了。

婆婆得知我们的检查结果后来劝我，话里话外大致的意思是，女人都要过这一关的。试管是痛苦，可是试管跟生孩子比起来，那种痛又不算什么了。她也责怪徐越，说让我受苦了，如果生下孩子，就是他们徐家的大功臣。

婆婆让我们俩上她那儿吃饭，「反正凯里地方小，你们吃完了散步回家也就半个小时，正好方便备孕。」

于是我和徐越下班了便去婆婆那里蹭饭。

最近这一周，酱烧黄鳝、海蛎子豆腐汤、韭菜虾仁炒鸡蛋、牡蛎煎蛋饼、韭菜炒河虾、山药炖羊肉轮番出现，每天变着花样。徐越简直吃得想吐，我偷偷打趣道，「妈干脆给你上一盘爆炒小蝌蚪好了，简单直接，药到病除。」

经常去婆婆家，有天在小区，我见到了刘亚。他和左菲一人牵着一个孩子，一看就是吃完了饭在散步。左菲看到了婆婆和我，热情地迎面过来打招呼。我故意逗弄她的孩子，说：「长得可真像他们爸爸。」

刘亚跟我心照不宣，互相装作不认识。

我回到家，音乐 app 上果然收到了刘亚的信息：「你竟然是小菲的同事？你是不是一直都知道？」

我回复道：「我知道，可我一直忘不掉你。从今往后，我们不见面了吧。」

刘亚给我发了长篇大论的表白，说如何想念我，为什么我那么狠心。

我和他已经好久没私下见面了。很多时候，我还是会忍不住想起那一个翻云覆雨的下午，就像是一场梦。自从那次偶遇后，刘亚后来又在音乐 app 上一次次地找我，我都视而不见。不是因为我不想他，而是因为为了保全这个完整的家庭，我还是决定做试管了。与此相关的原因是：医生交代开始试管流程后，强调最好避免 X 生活，以免对身体造成不必要的损伤。

这种情况下，我肯定不能见刘亚。毕竟，徐越除了软一点，其他的什么都好。

婆婆得知我决定试管，钱立马到位了。除此之外，她专门给我们单位领导打了招呼，让他给我少安排工作，对我请假迟到，也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个时候，我又觉得我们这座城市小，又有小的好处了。我经常在医院检查治疗完了再去上班，竟然一点也不耽误。

不过，这样的事是瞒不住的。我没告诉大家我做试管的原因，任是熟人怎么八卦，我就是咬死说，我们想生双胞胎，所以试管。可左菲大惊小怪地感叹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，「我家娃爸劲头上来了，拦都拦不住，我们什么措施都没做，就一次，哪知道就中标了……」

原来那一次，在妇科诊室前遇到她，她是来预约流产手术的。

我回忆起刘亚检查小雨衣的样子，暗想，原来刘亚跟自己老婆，并没有那么小心？

检查、吃药、打针、促排、取卵，一茬罪受下来，我觉得这次好歹能有一个结果了。没想到，医生通知我，一个可以移植的胚胎都没有。

医生的语气相当平静：「取出的 12 个卵泡中，10 个受精失败，精卵不能融合。只配成了 2 个胚胎，但发育不好，没有一个胚胎达到移植的标准，所以你们这次促排失败了。休息两个月，女方可以再促排一次。下一次，可以尝试二代试管，实验室会挑选质量好的精子和卵子配对。」

我问医生：「下次一定能成功吗？能不能保证绝对不会出现第一次的情况？」

医生白了我一眼：「这个怎么可能保证！怀孕是非常复杂的生理过程，可能成功，也可能跟第一次同样的结局。」

徐越问：「如果二代试管还失败呢？」

医生说：「那到时候你们也可以考虑供精的。像女方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，甚至都不用做试管，人工授精就可以了。」

我用手捂着小腹，这一次取卵后仍然隐隐作痛。听了医生这话，我当下做出决定：我不要再做试管了，无论如何也不要！哪怕面临着跟徐越离婚，我也不要再做下去了！好歹离婚了还可以正经找个男朋友，享受一下做女人的乐趣。而跟徐越呢，从结婚到现在，最多两分钟。两分钟能做什么？也就够做一个平板支撑，够啃半颗苹果，够刷牙洗脸，两分钟能干的事情实在太少了。我真的不想再当两分钟已婚妇女了，我知道，我该死，我捂脸！

我告诉徐越，我绝不试管。

他想了想说：「我们不试管了，我们人工授精吧！」

我还是不同意。

徐越说：「我说的是做供精的。」

我说：「我知道。」

徐越特别诧异：「供精人工授精我都同意了，你居然不同意？」

我一字一顿地说：「对。我、不、同、意。」

6.

徐越很想不通，他说：「我都能放弃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，你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供精？你不做试管了，做供精人工授精，会少受点罪。」

我心想，你愿意放弃，是因为你其实知道自己不行，但你嘴上却从来不肯承认，我还要照顾你该死的男性自尊心——凭什么我就要欢天喜地的去做供精人工授精？

徐越开始慢吞吞地削起了水果。我看着他一脸无辜的样子，禁不住怒火中烧。多年来我没有享受到的快乐，我完全可以不必要受的皮肉之苦，熟人因为孩子问题对我的冷嘲热讽，所有的不甘、心酸，愤慨，拧成一股巨大的力量，让我气得血直往脸上涌：

「我凭什么要愿意？我又为什么要愿意？你知道都什么人去捐蝌蚪吗？你自己用脑子想想，得多矮穷矬的男人才会去卖蝌蚪？但凡能找到女朋友，能娶到老婆的男人，怎么会沦落到去卖蝌蚪？你明明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吃牛肉粉，如果老板放了香菜，我都会一根一根地挑出来。你竟然会觉得我是那种随便的女人，什么歪瓜裂枣的小蝌蚪都能往身体里面放？在你心中，我就那么贱？！」

徐越愣住了，低头说：「我没想那么多.....那怎么办，精子库的供精男人又不能选.....」

我泪流满面，觉得人生给我们出的这道题实在无解：「所以说，我们只有离婚了。」

徐越也哭了，「媽媽，能不能不离婚？难道就为了一个孩子问题，我们必须离婚吗？那些丁克家庭呢，他们不也没孩子，不是照样过得好好的？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过下去了？」

我擦了一把眼泪：「丁克家庭.....你看见我们哪个熟人朋友丁克？那是在大城市，人们见怪不怪。我们这种小地方，谁会容忍你丁克？这些年，明里暗里，多少人旁敲侧击问我们俩『到底是谁的问题』，你难道还没有受够吗？！我实在是受够了，我们离婚吧。」

徐越半晌没说话。他再开口时，掷地有声：「我不想跟你离婚，你去找个人借点小蝌蚪吧。」

我被惊得目瞪口呆，以为听错了：「这个又不是借钱，有那么容易借？」

徐越说：「这世道，借钱可能更难一点。」

我认真地思考起徐越的提议，如果真要借蝌蚪，那也不能随便借，还是要借我了解、喜欢的男人的蝌蚪比较好，我的潜意识和身体都更容易接受。

刘亚的名字适时地冒了出来。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徐越，「除非是我自己选择的人，否则我躺不下去。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，我们就离婚吧。」

徐越很认真：「你有人选了？」

我留了个心眼，不能让他抓到把柄，于是我说：「没有，得慢慢留意——其实这事还是不行。」

徐越狐疑：「为什么？」

我说：「妈绝对接受不了的。」

徐越鼻子深深地出气：「我更受不了妈动不动逼着我喝黄鳝汤，她昨天说干锅牛瘪也许有用，让我多吃。我吃得鼻子直冒血，我也不想再折腾了，就这样吧。」

我们达成了一致决定：对婆婆，不告诉她真相，只告诉她我们继续试管。

我又去某音乐 app 上回撩刘亚了，我跟他倾诉，这几个月没见到他的相思之苦。他自然是相信的，又约我出来。我说：「可是凯里太小了，见面风险太高。」

他秒懂我的意思，「要不我们同时出差吧？争取选到同一个城市。」

我想了想，还真的只有这个办法，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。对徐越，我也没完全说实话。我告诉他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还是找一个地理上远一些的男人，免得到时候孩子生出来了缠上我们。

徐越还补充了几点要求：一、蝌蚪爸爸一定要有自己的家庭，免得缠上我们。二、注意安全，不要留下照片等证据。三、想办法弄到蝌蚪爸爸的体检报告，免得染病或者孩子不好。

我心里暗自琢磨着，觉得他说得有道理。第一条和第二条刘亚都能满足，可我怎么能够拿到他的体检报告呢？

我琢磨着刘亚体检报告的事，忽然想起他已经有了两个孩子，左菲之前不小心又怀上孕。那次她流产回来怎么说的？她说：「都怪我是易孕体质，简直烦死了。」

有人打趣她：「其实还是你家孩子爸厉害吧，哈哈。」

我一个激灵，如果合作对象是刘亚，我还需要什么体检报告？他的蝌蚪质量肯定过关。

单位安排人去省城办事，我自告奋勇地报名了。我跟刘亚就约在省城，高铁距离我市仅 38 分钟。我跟徐越说，我找了一个网友，各方面打听清楚了。到了那天，徐越也请了假，他说：

「万一你被卖了怎么办？安全起见，我一起去吧。」

徐越在我住的酒店等我，我以最快的效率盖完了所有的章办完了单位的事，去刘亚住的酒店汇合。到了他给我发的酒店门牌号门口，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敲了敲门。

门打开了，果然是刘亚，他一把就把我抓了进去，我后脑勺抵着门背后，只听到他在我耳边呢喃：「好久未见，想死我了。」

我其实也很想念这样的激情。想到上一次刘亚检查小雨衣时如履薄冰的样子，我今天格外热情，希望能够让他忘却穿小雨衣那回事。

临门一脚时，他停了下来，「等一下。」我知道他想穿小雨衣，可是我今天绝对不能让他穿雨衣，我轻声说：「不要紧，我吃药了。」

他还是停了下来摸索着口袋，仍然执意要穿。

我心里叫苦不迭，就算刘亚的子弹厉害，但是穿上了雨衣，战斗力估计大大缩减。我强调道：「我真的吃药了，你放心吧。」

刘亚忽然变得敏感：「这种药需要长期吃的，上次怎么没听你说起？」

我迟疑了一下，「上次忘记告诉你了。」

也许是我的紧张出卖了我。

也许是我的迫不及待出卖了我。

也许是我反常的坚定出卖了我。

总之，刘亚觉出了我与往日的不同，问我到底怎么回事。我一开始还想含混过去，无奈他非常警觉，语气也开始变冷，「你最好说实话。」

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，我索性坦白，「你知道的，我老公不行。我们试管做了好几次都失败了，我实在不想再做了。我和我老公，真的很缺一个孩子。你放心，我们就是跟你借一只小蝌蚪，以后的产检各种你不用管，孩子出生后的各种你也不用管。我和我老公感情不错，我不会来破坏你的家庭。你真的不用负任何责任，只用出一只小蝌蚪，求你帮帮我们吧！」

刘亚看着我，目光从热到冷，他开始快速地穿衣服。

他的动作让我慌张起来，我过去抱住他，他捏住我的手腕，五分钟前炙热的双手瞬间凉下来了。

「为什么？」我想不通，「我不怕怀孕，真的不用你负责！」

刘亚甩开我的手，鼻子里重重地冷哼，「我已经有了一儿一女，还用得着让你生孩子？！不是什么女人想给我生孩子都可以的，一个女人想要给我生孩子，首先我得娶她。」

我还是想不通，「你没有任何损失啊！」

刘亚说：「我可不想跟除了我老婆之外的女人有那方面的勾扯，麻烦。再说了，你跟我老婆比起来，实在是差远了。我老

婆说什么也不会背叛枕边人的，我要不是图你免费，对你根本就没什么兴趣。」

我愣住了，坐在床上抱着胳膊。

刘亚已经穿戴整齐，他冷冷地说：「你最好穿快点，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了。早知道是这样，我根本就不会出这趟差。」

我走出宾馆大门，一阵冷风吹过，我不自觉地裹紧了风衣。小蝌蚪没借到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回到我和徐越住的宾馆，打开门，徐越目光呆滞地靠在床上，宾馆电视里放着无聊的新闻节目。我看到他的第一眼，就冲了过去，紧紧抱住他，「哇」的一声哭了出来。

7.

是的，经历了这事，我和徐越再三考虑，供精人工授精的确是我们最佳的选择。我们跟婆婆说的是，做试管。婆婆哪里懂那么多这里面的弯弯绕绕，她只当我们又一次去尝试了。

医院生殖科非常的人性化，供精人工授精是把精子库里的精子和夫精混在一起，然后在女性排卵期时，注入女性身体里去。

我对徐越说：「所以也有可能是我们俩的孩子。」

徐越说：「别担心，本来就是我们俩的孩子。」

也许是老天垂怜我们，我做了第一次就怀上了。我怀孕后，徐越对我更好了，并且是有目共睹的好。现在，徐越不仅学会了

做饭，还每天接送我上下班。

熟人朋友觉得情理之中，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有了孩子，当然把老婆当成个宝了。

好消息源源不绝，过了一段时间 B 超检查，竟然发现是双胞胎。婆婆偷偷找人看了性别，不仅是双胞胎，而且是龙凤胎。双胞胎大多早产，九个月不到我就生了。婆婆喜不自禁，她贴心地给我订了月子中心，出了月子又无缝对接请保姆。因为是两个婴儿，索性请了两个保姆，一个保姆负责一个。

我家龙凤胎的周岁生日，婆婆办了一个非常隆重的生日宴会，宴请亲朋好友。五颜六色的气球扎在酒店墙上，我的一儿一女分别穿着黄色和红色的同款拜年服，像一对招财童子。小娃正在学走路，一个保姆手上扶着一个，走得跌跌撞撞的，看到人就笑，还会拱手做「恭喜发财」的动作。

而我本人，产后积极锻炼，控制饮食，身材几乎恢复到产前。大家对我满是羡慕，满是祝福，都说我儿女双全、人生赢家。

我矜持地说：「是吗？」而徐越则不失时机地搂搂我的腰，「都是我老婆会生。」

喜气洋洋的龙凤胎生日宴会曲终人散后，我和徐越带着孩子和保姆回了家。一回到家，两个保姆分别带着孩子去睡了。

在大卧室门前，徐越轻轻在我额上印上一吻，跟我道晚安，说罢他便钻进了对面的小卧室。我回到自己的大卧室，关上门，认真检查一遍门锁，然后用钥匙打开梳妆台抽屉的锁。我拉开

抽屉，里面躺着好几个长方形的盒子。在抽屉的最深处，一个长方形盒子的包装极为精致。我轻呼了一口气，怀着庄严而神圣的心情，拆开包装，打开盒子。

盒子里面是我丝毫、绝对、万万不希望任何人发现的一个小东西——

至于是什么，我就不用多解释了吧。

(完)

□ 毛小豆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